



当代中国最具实力中青年作家作品选
尤凤伟中短篇小说选

金山寺

尤凤伟 著



 中国言实出版社



当代中国最具实力中青年作家作品选
尤凤伟中短篇小说选

金山寺

尤凤伟 著



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金山寺：尤凤伟中短篇小说选 / 尤凤伟著. — 北京：中国言实出版社, 2016.1
ISBN 978-7-5171-1726-1

I. ①金… II. ①尤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313172 号

出版人：王昕朋
责任编辑：胡 明
文字编辑：张凯琳
美术编辑：张美玲

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地 址：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

邮 编：100101

编辑部：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路甲 1 号

邮 编：100088

电 话：64924853（总编室）64924716（发行部）

网 址：www.zgyschs.cn

E-mail: zgyschs@263.net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 19.5 印张

字 数 340 千字

定 价 48.00 元 ISBN 978-7-5171-1726-1

目录

金山寺 /1

相忘江湖 /23

中山装 /71

鸭舌帽 /116

风铃 /183

对口词 /235

空白 /264

彼岸 /281

残余时间 /294





这是一种职业性警觉，宋宝琦即使沉睡中也会被一声短促细微的短信振铃惊醒，且懵懂状态中反应准确无误：一把从枕边摸起手机且对准位置：您好您好是哪位？

短信短信！身边的老婆比他更神，黑下有风吹草动她总是先知先觉且头脑异常清醒。接下来男人把手机举在女人面前让她念。这也是常态，所以如此一是他不用找眼镜，省去一通麻烦。另外，也是最具实质意义的：他“现阶段”外面“清爽”，无暴露隐私之虑，乐于顺水推舟自证清白。

老婆念：“僧人”要出事！

迷蒙中一惊：什么?! 什么?!

老婆又念一遍：“僧人”要出事！

他翻身坐起，一把抓过手机，又迅速从床头柜上摸出眼镜，他看到的信息与老婆念出来的无异，不由自主“啊”了声。

“僧人”是谁？老婆问。

“嗯，同事。”他含混说。

他没再睡着。

上午，市政府召开文教口领导干部碰头会，贯彻省政府召开过的体制改革会议精神，作为市政府大管家的副秘书长宋宝琦，可以说这是他的会。有

老话“国民党的税，共产党的会”，是说后者靠开会吃饭，在这上面马虎不得，所以办会者多有压力，诸事亲力亲为不敢在领导眼皮子底下出纰漏，宋宝琦自是如此。直等到分管文教口的钱市长开始对着麦克讲话，他才松了口气。思想在瞬间开了小差，回到那条让他心里一直不安的深夜短信上。他晓得发短信的人此时也在这间会议室里开会，像其他与会者那般正襟危坐，在事先发下的讲话稿上装模作样地描描画画，心里实不知在想什么。他冷不丁想到，此时该人想的怕也是“僧人出事”这桩事吧。该与“僧人”是党校同学，也是好友。以现在的说法，党校的同学为同党，而同党间又常常会生发出一些不寻常的事端，以他所知，本名尚增人的“僧人”党校毕业后不久升为县级丹普市委书记，而会场上的“同党”李为则升为大市文教局书记兼局长，两人来往密切。而今，尚僧人在书记任上出事，难说不会挂拉着其同党李为。他不由为李为担起心来。

一上午的会。会毕作鸟兽散。这时他收到李为发来的短信：我在车上。他心里立刻明白。

由舞蹈演员转行为司机的小马将他俩拉到海边一家菜馆，李为让小马回去了。这里他们来过几回，店不大，清静，

菜品亦不错，重要的是环境，窗下便是海，海天一色，浪拍沙滩。正应店名“涛声依旧”。

不等酒菜上来，宋宝琦便迫不及待地问李为：消息确实？

李为点点头：来自纪检委。

宋宝琦其实也想到消息出处是纪检委，这类事纪检部门是正头香主，这说明他那里面有熟人，他问：问题严重吗？

李为说这个不晓得，不过要一般般人家也不会管。

宋宝琦问：“僧人”他听没听到风声？

李为说：好像没有，前几天还兴高采烈地来电话，说他亲手抓的一个大项目已竣工，各方面都满意，很快要举行剪彩仪式，要我去参加，对了，他还让我告诉你，请你也去。

宋宝琦说：这样，那就是还蒙在鼓里。又问：什么时候对他采取行动？

李为说：这，属高度机密，人家哪会讲。按常规，确定了就不会久拖，

怕夜长梦多。

宋宝琦心想也是的。

服务员送来酒菜时，两人打住话头，同时把眼光投向窗外的大海，海景美不胜收，然而他们什么也没看见，眼前唯一一片茫茫的蓝。

服务员离去，李为端起满满一杯啤酒，仰脖灌进肚里，把嘴一抹，吐出一个字来：操！

宋宝琦看看李为，没吱声。

还不到一年啊。李为感叹说。

宋宝琦能体会李为的意思：“僧人”尚增人就任书记不到一年时间就出事，太过急切。他仍未吱声，只在心里道：不是有句话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吗？不过客观上讲，上任一年出事尚属正常，某市一交通局局长上任还不到两个月便被双规，而“僧人”是远不及的。尽管这么想他心里还是替“僧人”惋惜。依他的条件，仕途上还是大有作为的。不想前程就这样断送了。

两人喝了一会儿闷酒。李为突然问：这一两年你和“僧人”走得近吗？

他看了李为一眼，惊讶于他怎么会问出这么一句话来，哪怕再弱智，也会猜到他话的潜台词：“僧人”出事会不会牵连到他，就是常说的“拔出萝卜带出泥”。当然他也晓得李为是出于好意，出于对他的关切，否则也不会深夜发短信，更不会冒昧问出这么一句话来。他对着李为摇了摇头，说没有远近这一说。

是吗？李为思忖说：但，你对他是有恩的呀。

这话指向似乎更明确了。他没反驳，因为李为并没有说错，自己确实对“僧人”是有恩的，这恩就是帮他坐到书记的“龙墩”上。这个李为是始作俑者，他比任何人都清楚。那是一年多前，作为市政府办公室主任的他在丹普市副书记任上挂职已经快三年，恰这时，市委鲍书记调任大市任副书记，按常规市长孙广德会填充这个空出来的位置，成为书记，但他的年龄到了“杠杠”上，没戏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市委市政府居副职的，许多人都盯着这个位置，思谋着能上位。一时间各种传闻飞扬。不久集中在两个人身上，一个是副书记尚增人，另一个是来挂职的他。而他对此无动于衷，挂职官员属“飞鸽”干部，期满便打道回府，即使要提拔也是回去后的事，所以他不当回

事，每当有人在他面前说到这件事，他也是一笑置之，不入心。倒有些隔岸观火的心态。事情常常这样，愈是没有念想，最终就落在你头上。一天李为打电话给他，说已得知市领导倾向于让他接手书记一职，干一届后再回大市。又说他要到丹普出差，到时一聚。当时他不知晓李为是为何而来。但能聚一聚也是高兴的。到达那天晚上他与尚增人尽地主之谊，宴请过程并未涉及书记职务话题，饭后他与尚一起把李为送至宾馆，尚率先告辞，他留下与李为说话，很快就说到主题上。李为问他对留下任书记有何考虑，他说他没思想准备，也没认真考虑。李为点头说，根据你的情况，回大市也会升任正局，所以在丹普干不干书记无所谓，而这一职对“僧人”却大有所谓。下面竞争激烈，机会稍纵即逝，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，所以他让我与你商量一下，看能否把这个机会让给他。其实不等李为把话说完，他就明白李为此行是专程为尚当说客，让自己把到手的书记一职让给尚，让尚成为丹普一把手。他晓得，通常情况这是很扯淡的事，不过就自己的实际情况而言，李为分析得对，挂完职回大市升正局是手拿把抔的事，而尚就不同了，也许这是他升迁的最后一次机会。也正因为看明白了这一点，作为两人共同朋友的李为才能开这个口。于是理解万岁这句话在这里就体现出来。他理解尚增人，也理解李为。他当即表示同意，这事就谈完了。不久市委组织部来人征求他的意见，他首先对领导给自己的信任表示感谢，后又以孩子即将考大学需要回去照顾为理由，婉拒了这次提职。来人又征询他对尚的看法，他毫不吝啬地说了一通好话。尔后的事情也如他所料，尚上位。从这一点看，也确如李为所说对他有恩，甚至可以说恩重如山。只是世事难料，尚履新不到一年便出事了，仕途一败涂地。李为的愤怒也在情理之中。不仅李为，他自己也难以接受这一现实。他叹口气。僧人走到这一步，也用不着大惊小怪，一把手，过去叫父母官，现在叫老板，想不走歪都难啊。

李为苦笑说，论究起来倒是咱俩害了他。他为主一方，就急于搞出政绩，弄了个什么丹普世纪园工程，这你知道，人人都知道工程是个大泥沼，没有提着头发飞过去的本领，谁能逃得脱？

他说话是这么说，可一旦摊上事，这些就不能论究，只能按倒霉处理了。

李为又呷了一杯。后把杯子往桌上一磕，脱口说自己倒霉，别人可要跟

着不爽！

这话的意思再明白不过。都知道李为与尚增人过从甚密，在某个范围里他也讲过帮尚上位的事，尚出事，自然会有人把眼光盯向他。他想到刚才李为说他对尚有“恩”的话，这不就是把眼光盯上他了吗？当然不是幸灾乐祸，而是担心，以他与李为的交情，这他能肯定。

他说李为你放心，我和“僧人”之间没啥事。要说有只一桩，春节他请我去丹普寺院烧香，回来时他让人在车后备箱里放了几盒当地特产，有海参海米鲍鱼，他要是交代出来，我承认，上面要撤职就撤职，要入刑就入刑……

李为淡淡一笑，说这要发生在国外，撤职入刑不是不可能的事，可在咱这里，肯定不会以此追究。大家还不会相信，帮这么大的忙，仨瓜俩枣打发了，太不靠谱。

实际上这也是李为对他讲的话，他不大相信尚能如此不讲游戏规则。他很想问一句：尚又是咋样向你报恩的呢？讲恩，你比谁都大呀。牙关一咬，终是没说出口。须知这是最隐秘的事体，特别在这关口。

李为突然发现了什么，盯着宋宝琦面前满满的酒杯，问：你咋不喝了？

宋宝琦说下午陪李市长去保税区视察，哪敢多喝？

李为调侃：为人不当差，当差不自在。还是早些当上一把手吧，比方在下，喝多了倒下睡觉，哪个敢管？

他回：别忘了利益与风险共存呵。

李为哑然。或许想到了尚增人吧。

回机关的路上，宋宝琦感到身心轻松。庆幸尚增人没把他的帮忙当回事，以让他得以“清爽”。真是不做亏心事，不怕夜半鬼叫门啊！

在保税区吃了晚饭，宋宝琦与谭秘书一起把市长送回家，回到自己家中央一套刚播完晚间新闻节目，许是与市领导夫人的身份有关，安安愈来愈关注国内外时讯。晚七点晚十点的两栏新闻是必看不可的。宋宝琦应酬回来常常看不到，安安就补课似的把当天的重要新闻大事转述于他。其实这时醉意未消的宋领导唯见她嘴唇翕动却听不见声了。

今天他喝的不多，有心事。自然还是为“僧人”的事。他认为如果李为的消息确实，李市长一定会知道。双规一个中层干部铁定须经常委会拍板。视察过程中他一直寻找与市长过话的机会，却苦于区里一大帮子人的前呼后拥，根本寻不到空隙。直到饭前见市长一人在大堂吸烟区吸烟，便赶紧给自己点上一根凑了过去。他怕再有人步他的后尘，赶紧开口说李市长有件事需向你请示，下周丹普新落成的世纪园要开剪彩仪式，您去吧？李市长连想都没想说句不去。他赔小心说丹普那边……李市长打断他：丹普那边，不就是尚增人吗？！他开他的庆功会就是了，我没空。他住口。也无须再说什么，市长明显的情绪化已说明了一切。

此刻，他将自己的情绪带进了家，打开了闸门：“僧人”完了，完了。

安安问：“僧人”是谁？

他说：丹普市委书记尚增人。

安安对上了号，他完了？怎么完了？

他说：怎么完了？要双规。

安安问：为啥？

他说：还用问？

安安问：事大吗？

他说不大也不会动他。一两个亿的大工程，他掌控，人家拿钱砸，还不往死里砸！

安安就不再问，给男人泡了一杯茶。放在茶几上。

宋宝琦问：年初一从丹普回都带了些啥玩意儿？

安安脸上现出惊色：怎么？挂拉上咱了？！

宋宝琦不耐烦：到底带回了啥？

安安说哪记得过来，没那么好脑子。

宋宝琦说别的我不管，只丹普回来带的，还在不在？

安安说：应该在，年前把储藏室清理了一次，该送的送，该丢的丢，年初一才从丹普带回来的，不好处理，应该还在那儿。

宋宝琦挥挥手：快去看看。

又说全部拿出来。

盯着安安提溜在茶几上的“僧人”谢礼，宋宝琦如同望着一堆不明危险物，心中极为不安，甚至恐惧。假若如官场惯用伎俩，礼品挂羊头卖狗肉，变更了“内容”，那么其所具危险是显而易见的。以李为所说自己对“僧人”有大恩，那么可与“大恩”相对应的报答，自不会是个小数目，其效应足以让自己翻船。如此的事体怎能不让他心惊胆战？如同儿时在老家看杀猪，杀巴子（屠夫）在举刀将猪开膛之前，总会念叨句：有膘没有膘但看这一刀。而对于眼盯着礼盒的他，当是有祸没有祸但看里面的“货”了。他苦笑着摇摇头。

拆。他说。

拆？安安用眼光问。

拆开看看里面有没有别的。他说。

安安明白了他的用意，一惊，问句：这些礼品够贵了，海参一盒三四千，鲍鱼一盒两三千，还能……

宋宝琦打断：不知道有比海参、鲍鱼更贵的？

啥？

钱！

安安眨眨巴眼，领会了。就动手开启礼品包装，打开后仔细检查，直至拆完也未发现有异。哦，正常礼品。

面对一片狼藉，宋宝琦先愣了一阵子，而后轻吁一口气，心里不由嘟噜句：你个尚增人，倒是放了在下一马啊！啥个叫劫后余生，这就是了。

卸掉压在心头上的石头，他轻松无比，站起身在厅里踱着步子，像在“复读”自己在仕途中走过的一步步，奋斗了二十多年，直到今天走到地级市副秘书长的位置，虽说算不上两袖清风，但总体上说自己是清廉的，归其原委，一是怕出事断了前程，另外所从事多为没有实权的差，没实权办不了实事，人家自没必要拿钱“砸”你。他不由想，要是当初不把丹普书记的位子让出去，接下来，结果又会怎样？会不会像今日的尚书记那般，走到末路？这个，他不敢断定，更不能嘴硬说自己不会。尚也好，其他贪腐被查或未被查的人也好，一开始未见得就无所顾忌，是走着走着才身不由己，他记得在一本书上看到这么一段话，一个人向一位道行深厚的大法师请教：船在什么

地方最安全？大法师回答：在远离大海的地方。回答可谓饱含禅意，然而翻过来想，远离了大海，船还是船么？正因为船对大海有种本能的渴望，所以才一往无前驶向海的深处。这几乎成为颠扑不破的真理。无可奈何？他深深叹了口气。

宋宝琦这一晚倒睡得安稳，中间还钻进安安的被窝“操练”了一把。

第二天陪李市长去经济开发区视察，开发区刚开建时他在筹委会办公室干过一段，与现任开发区主任孟先知同为办公室副主任。关系不错，后来分开亦经常联系，互相让对方帮办一些事，办完在电话里道声谢，如此而已。说来官场上也不像有人认为是那样锱铢必较，义气还是有的。不过像今天这种情况，到了他孟先知的地盘，酒是要多喝几杯的。

常常是这样，走马观花般地视察，压轴戏还是在酒场里。经过多年官场洗礼，个顶个，喝酒不在话下。不过今天李市长情绪不高，不肯喝，宋宝琦就成了众矢之的。特别当着市长的面，须摆出一副舍己救主的姿态，另外从“僧人”的纠葛中得以解脱，心情轻松，喝酒正当时，就一杯接一杯地喝，很快就过量了。于是就故伎重演，从兜里摸出手机，做接电话状态到走廊里。头脑发热，稀里糊涂播了李为的号码，听到对方的应声，急不可耐地报告佳音：李为李为，你放心，放心，我没事，没事。不等对方反应过来，接着把清查礼品无异常的事和盘托出。跟句：真得谢谢“僧人”啊。

电话那头生硬地一笑：哈，老兄你说倒背了，是僧人应该感谢你！

哦哦，他谢了，谢了。他分辩说。

哈，几盒劳什子土特，那也叫谢？

虽带着醉意，他仍明白了李为的意思：依他之所做，“僧人”的答谢是远远不够的。不合规矩，荒诞不经。事实上他自己也清楚，李为的质疑是摆在“理”上的，符合当下价值观念。而问题在于，“僧人”对他的无理正是歪打正着，为他之所求、所望。这般他才没有麻烦呵。

事情不对呵，真的不对。李为的声音透着认真：“僧人”不会这么弱智，脑子再短路也不至如此。尽管有句话叫什么大恩不言谢，那是扯。你再仔细想想，查查，别出纰漏。当然，谁都不希望有事。可事常常不以人的意志为

转移……

他啊啊着，心里却有气：你小子是认准我受了“僧人”的巨贿了，可在哪里？你检举，检举出来我认！

不讲了。挂了。

回到房间接着再喝。心中有纠结，喝得更无节制，甚至有些癫狂。李市长有些于心不忍，朝众人说句不要再灌宋宝琦了，再喝得在这落宿了。李市长的号令下得有些迟，他已经醉态毕露，嚷着叫孟先知再拿两瓶茅台出来，一人一瓶“吹喇叭”。让李市长给挡住了。

回程，汽车驶上快速路便疾速前行，车灯的光柱刺破暗空。一如既往，市长秘书小谭坐副驾位置，宋宝琦陪李市长坐后排。而与以往不同的是，今番打盹迷糊的是宋宝琦，清醒的是李市长。不久，把持不住的宋宝琦把头靠在李市长的肩膀上发出鼾声。李市长倒体恤，没做反应，小谭看不过眼，向后撂胳膊碰碰宋宝琦，呼声秘书长压着市长了！宋宝琦就惊醒过来，意识到自己的失态后连声说对不起。李市长说以后我不喝，也用不着你代，没这本经嘛。宋宝琦说是，以后注意。李市长问听人讲春节你去丹普拜佛烧香了？一听市长问这码事宋宝琦打个愣怔，一下子醒了酒，一时不知做何答。李市长说怎么不和我打个招呼，一块去跟佛亲近亲近？他说封建迷信的事，谁敢向市长说呀。李市长说都说那座寺院做法事很灵，拿你来说，上香不久就升官了嘛。他赶紧说就算有点滴进步，也是市委、李市长的培养呵！李市长笑了一声，说你个大宋行呵，喝醉了官话还一套一套的。他说这不是官话，是事实。李市长问你什么时候开始对佛有认识的呢？他说不瞒市长说我是一俗人，不仅对佛家缺少认识，还一直抱有成见。李市长问为什么抱成见？他说怕是受民间故事《白蛇传》的影响吧，法海和尚不择手段拆散白素贞和许仙一对恩爱夫妻，还把白素贞压在雷峰塔下面受苦，心里不接受，所以……李市长说这是传说，历史上那个真实的法海可是个了不起得道高僧。他说是这样，那市长给讲讲真实的法海，以拨乱反正。李市长说我也是一知半解，弄不好就以讹传讹。小谭说市长太谦虚了，讲讲也让我们长长见识。宋宝琦说市长讲讲吧。李市长就讲起来，说法海是唐代人，父亲裴休是当朝宰相，以现在的说法是官二代了。法海的母亲吃斋念佛，所以法海在娘胎里就开始斋

戒与佛结缘了。出生以后，父母认为，官场险恶，富贵虚渺，所以决定送子出家，法号法海，砍柴三年，担水三年，闭关修炼三年，又在师傅的引领下，三次云游，46岁来到镇江金山，此时金山上有一个寺院叫泽心寺，败落已久，法海找到一个低矮的岩洞栖身，看到寺庙破败，杂草丛生，非常心痛，一天他在佛像前起誓，一定要将寺院重新修复。后法海不畏艰难，挖土修庙，有一天意外挖出一大箱黄金，法海不为金钱所动，上缴镇江太守，太守上奏皇上，皇帝深为感动，下旨将黄金发回，修复庙宇，几年之后，残破的庙宇终于修葺一新，再次迎来旺盛的香火。法海圆寂后，人们将他原先修炼的那个山洞取名法海洞，为他塑了一尊石像，供奉在里面。你们说，这个法海与欺压白娘子那个残暴法海是不是有天壤之别呀？市长一席话只讲得车内的人感慨不已。宋宝琦说没想到市长的知识这么渊博，有空一定向市长好好请教。小谭说市长讲的这个真实法海坚守信仰，不存私欲，值得我等今人学习效仿呵，李市长说金山寺在唐朝时，叫江天禅寺，后改为金山寺，应与法海和尚和黄金的故事有关，说来也是颇有意味呵。大家连连点头称是。小谭说佛教博大精深，劝人积德行善，用现时的说法算正能量。李市长说是正能量。小谭说“文化大革命”时将它当四旧破了，现在开始昌盛起来，许多人皈依佛门，不少官员家里都设了佛堂，整日香烟缭绕。李市长说这都是老婆们干的，也无非是求告个平安。平安是福嘛。小谭说是。宋宝琦问：市长，要是让你在东方佛家与西方的基督中举手，你怎样举？李市长答非所问：我举“中特社”。都笑。

回到家，宋宝琦重新进入醉酒状态，直挺挺倒在床上，呼呼大睡。却没有睡久，醒来时见安安坐在床边望着他。四眼一对，他心里倒泛出些许温情，问句咋不睡了？安安不语，赶紧起身去倒了杯温茶端来，喝下后也就恢复了常态，对安安说把你的手机给我。安安问干啥？他说给孟先知发个短信。安安问你不是刚从他那儿回来的么？他说刚想起一件事。安安问啥事？他说我突然明白过来，李为告诉我“僧人”要出事，除了是关心我，让我从中脱出来，还另有一个目的是让我把信透给“僧人”，安安说他和“僧人”那么铁……他打断说正因为铁所以要避，在这关头，当事人的铁哥们电话都有可能

被监听，这个他清楚。安安有些紧张起来，问那你呢？他说应该不会，可也不敢贸然行事，所以迂回一下，把李为的短信转发给孟先知，让他透露给“僧人”。安安问孟先知敢出头？他说差不多，一是孟和“僧人”是老乡，也是挂拉亲戚，知道了这事会急，另外孟这人挺仗义，没城府，心直口快，一炮就打过去了。

说着他就把“炮弹”提供给孟先知：“僧人”要出事！

孟没立即回应。也在情理之中。

尽管心情有所放松，但心里还是替“僧人”忧患，即便与其没有利益瓜葛，也不希望他出事。

只是“事”说来就来了。下了班司机小邹送宋宝琦回家，宋宝琦有意无意地问句：小邹，上回从丹普回来，人家给的啥，还记不记得？小邹想了想，说是海产品吧。你、我，张梅一人一份。他哦了声。一般到下边去，礼品少不了司机的份。小邹说的张梅，是办公室的会计，不知从哪儿知道自己要去丹普进香，找到他，提出跟车一块去，说要去许个愿。他不好不答应，就让她同行。礼品有她一份，也在情理之中。小邹又想起什么，说对了，尚书记还送了你一个笔筒。笔筒？他打个愣怔。小邹说对，很壮观的，包装盒上印着毛主席诗词。下车后你给了张梅。他“啊”了一声，瞬时记起有这回事。送行时，尚一个人来到他房间，把小邹说的那个笔筒递给他，笑着说句听说你老兄的书法练得不错，借借主席的仙气，更上一层楼。因都知道他练书法，送文房四宝大有人在，“僧人”送这个，他没当回事。一起下楼来到车前，小邹很有眼色地从他手里接过笔筒，放进提前装了礼品的车后备箱里。回市里车开到自家楼下，小邹和张梅一起下车帮他从后备箱里拿东西，又要帮他送到家，他谢绝了。也就在这一刹不知怎么心血来潮，把笔筒往张梅手里一递，说这个你带回去吧，得空练书法也不错嘛。张梅没推辞，道声谢收下。这是个简单过程，没当回事的事，忘记了不足为奇，而一旦记起来又会很清晰。这如从天降的清晰记忆让他打了个寒颤：莫非僧人真正的“意思”就藏在笔筒里么？有可能，很有可能。如果是这样，尚对自己的“表示”就落到张梅手里了。这一刹，张梅那张带着可人笑容的脸油然现在他眼前。他倒吸了一口气。

推开门，就听安安在讲电话，见到他，朝他摆摆手继续讲，讲的什么一概不入耳，他心里正陷入要不要把笔筒的事讲出来的纠结中。讲必然要带出张梅，而张梅跟他去丹普他没告诉安安。没别的，只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女人，特别是官员女人在对自家男人的戒备上总是神经过敏，风声鹤唳。问题是现在不讲以后不得不讲可就转不过脖来了。权衡一番，觉得还是讲为好。

安安收了电话，说今天孟先知发来短信，问我是谁？我没回。

他说不回对。

过会儿又来一条。

说什么？

问是啥意思。

他哼了声：啥意思？让你通风报信。这还不明白？

安安又重复老问题：他会给“僧人”报信么？

他说应该会吧。

安安问：就算“僧人”知道要被处理，还有挽回的余地吗？

他说这得看他的法道了。

趁安安不再追问，宋宝琦就把“僧人”送笔筒的事讲出来，说主要是家里这类东西泛滥成灾，就顺手给了张梅。至于笔筒里放没放别的，还是个未知数。

开始安安听得很迷茫，等明白了是咋回事，眼一下子瞪得溜圆，喊：赶紧把笔筒要回来呀！

出于宋宝琦的预料，安安并未追诘被他隐瞒了的张梅丹普行，直奔主题到笔筒上，可见她对事情的轻重是有数的，只是思维尚过于简单：送了人的东西能说要就要么？或说这件事早已复杂化了，“内涵”远不是一个笔筒。比方如果里面有“货”，张梅会承认并交出来么？通常情况，自己吃个“哑巴亏”也没大要紧，问题是不弄清真相，以后的事就无法进行有效应对。他把自己的担忧如实告诉了安安。

这，这可咋办哩？安安扭动着手指，这是遇纠结时的习惯动作。

他自是不指望她能对这桩“策略性”极强的事拿出个办法来，叹口气说：想想，好好想想。